

舊

唐

書

三一

蘇氏
知書
名

PDG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劉

胸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鄭覃 覃弟

陳夷行

李紳

吳汝誠

李回

李珣

李固言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蔭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自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憲宗用內官五人為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霽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

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單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又無閣中奏事單等抗論人皆相賀鎮冀節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旨移授鄭滑節度鎮之三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單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單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知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二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單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單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公難爲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大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五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單與李德裕相善薄之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爲閔孺所排出鎮蜀川宗閔惡單禁中言事奏爲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爲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單爲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

相曰殷侑通經學為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為宗閔所薄故也入年遷戶部尚書其年德裕罷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秘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罪長流復以覃為刑部尚書十月遷尚書右僕射兼判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草制勅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食邑二千戶覃雖精經義不能為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為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丕變風俗當考實効自三十年已來多

不務實取於顏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黃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恥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刪定以為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其年李固言復為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且赤墀下秉筆為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乃止三年楊嗣

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相矛盾加之以固言李珣入對之際
是非聳起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
等五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珣曰陛下放宮女數
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好
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爲無益放之微臣敢賀覃曰晉武帝以採擇之
失中原化爲左衽陛下以爲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
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
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爲宰相固以足疾不任
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喬綽以蔭授渭南尉直弘文館覃
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
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覃弟

朗潛

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再遷右拾遺開成中爲起居郎初
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

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
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
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
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
昌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
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
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
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
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
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
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
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
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
大夫會昌初為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入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判

本司事大中朝出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
尋遷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入
爲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
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
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藹若
瑞玉澹如澄川智略合乎著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
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踐方嶽亟登師壇觀風推惠愛之
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溢聞聽念茲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
有節財用不虧繫彼休功我推擇爰嘉峭峻俛摠紀綱公望益隆
典彝具舉式諧注意且沃深衷俄叅化源以提政柄三事仰清廉之
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
頤養或乖腠理生疾屢陳章疏乞遂退閑旣堅乃誠式允其請每圖
懿績唯冀有瘳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興悼臨軒載懷

將輟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茲幽壤期爾有知可贈司空潛字
無悶亦登進士第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
府寶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務東都大和三年入爲起
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
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
長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知制誥餘
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侍講如故開成二年四
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珣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
所爲每上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
不許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爲邠
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昨除二鎮當否夷行
對曰但出自聖心即當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即人情皆愜如事
或過當臣下安得無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夷行曰自三數年

來姦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罇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
讎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悅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
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
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
名也嗣復曰嘗聞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恠夷
行曰諫官當衙祗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已陳論須與處
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別
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疋夷行尋轉門下侍郎上紫宸
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
罷珣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玄宗嘗云自即位已來未嘗殺一不
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
嗣復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
失道臣以爲用房魏多時不爲不理用邪佞一日便是夷行之言皆
指嗣復專權玄宗用郭蘧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列以爲不可

既而遂坐贓帝謂宰相曰宋祁論事可嘉祁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獎如不當亦須令知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會昌二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徒弟玄錫夷實皆進士擢第玄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適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

遺歲餘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
意相善尋轉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
月超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爲李逢吉教人告稹陰
事稹罷相出爲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顧稍
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爲浙西
觀察使乃用僧孺爲平章事以紳爲御史中丞異離內職易拮撫而
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叅知紳剛褊
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辭
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天子
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爲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
之玉帶紳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爲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
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
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爲援以傾紳晝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
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

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悞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密話言逢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日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栖楚皆擢爲拾遺以伺紳隙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荊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決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爲慮餘不足恃羣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爲左常侍王守澄母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疏帝雖冲年

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內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
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貶制既行百寮中
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
告哀使紳之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
言逢吉姦邪誣摭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
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
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
紳黨得保全及寶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云
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官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
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爲江
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
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
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
鄭覃輔政起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紳爲河南尹六月檢校戶部尚書

汴州刺史宣武節度朱毫汴穎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
汴宋之境詔書褒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
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
使事會昌元年入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
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
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復出為淮南節度
六年卒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為朋黨所擠瀕於禍患
賴正人臣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
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寬德裕深罪大中初教
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相
坐賊下獄隼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冤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
推與揚州所奏多同相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冤方構相兄進士汝
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
削三任官告

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
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自尚書員
外郎出爲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贓貶潘州司戶卒汝納亦進士擢第
以季父贓罪久之不調會昌中爲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贓時
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
言會汝納弟相爲江都尉爲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爲妻
有踰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劄鞫之贓狀明白伏法相妻顏顏繼
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弘思以船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
澧州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吳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
論之乃老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
準法其待官娶百姓顏悅女爲妻則稱悅是前青州衙推悅先娶王
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
奪奏貶崖州司戶及汝納進狀追元藻覆問元藻旣恨德裕陰爲崔
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即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又云顏悅實非

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二司詳鞫
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吳汝納崔元藻爲崔白令狐所獎
數年並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父如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
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書記得
監察御史入爲京兆府戶曹轉司錄叅軍登朝爲左補闕起居郎尤
爲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強幹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授職方
員外郎判戶部案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
緋開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位拜
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會昌二年劉稹
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
沮王師乃命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橐鞬郊迎
回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艱難已來唯魏鎮兩藩
列聖皆許襲而稹無功欲劾河朔故事理即太悖聖上但以山東三

郡境連魏鎮用軍便近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魏鎮兩藩祇收山東三郡弘敬元逵俯僂從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迴鶻時兩人不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回至幽州喻以和協之音仲武欣然釋憾乃移劉沔鎮滑臺命仲武領太原軍攻潞賊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書侍郎轉門下歷戶吏二尚書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祔廟竟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為兵部尚書復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謚曰文懿李珣字待價趙郡人父仲朝珣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即與勲臣飲宴珣與同列上疏論之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蓋苟有所見即宜上陳況為陛下諫官食陛下厚祿豈敢腹誹巷議辜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詔追李光顏李愬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儻誠有之乃陛下念羣臣敷惠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執易月

之期俯從人故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遏密弛禁蓋為齊人合宴內庭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為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綸苟玷皇猷徒章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且光顏李勣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拓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褻其宿勳付以疆事則與歌鍾合宴酒食邀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繼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形于詔勅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上雖不用其言慰勞遣之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初稅一百增之五十珏上䟽論之曰摧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事即宜蠲省况稅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貞元元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清八方砥平厚斂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茶為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難捨斯須田間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稅既重時估必增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稅所異長多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

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
伏望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陛下即位之初已懲
聚斂外官押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推茶加稅頗失
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時禁中造百尺樓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
稅奉帝嗜慾疏奏不省遷吏部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大和
五年李宗閔牛僧孺在相與珏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
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戶部侍郎充職七月
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爲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復爲戶部侍郎判本司
事二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相善自
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
議必以朋黨爲謀屢爲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議郎進階正議大夫其
年十二月上疏求罷不許四年三月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
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也珏對曰邦國女危

亦如人之身當四體和平之時長宜調適以順寒暄之節如恃安自
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矣
文宗以杜棕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
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
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
命一職事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
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參尋自保陛下常語臣
云竇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二人兩人勾一人渠即合勸我
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又曰韋勣厚作相三
日薦六度師亦大可怕珏曰處厚注於奉佛不悟其是非也其年五
月上謂宰臣曰貞元政事初年至好珏曰德宗中年好貨方鎮進奉
即加恩澤租賦出自百姓更令貪吏剝削聚貨以希恩理道故不可
也上曰人君聚斂猶自不可但輕賦節用可也珏又曰貞觀中房杜
王魏啓告文皇意抵在此請不易初心自古好事克終實難上曰朕

心終不改也尋封贊皇男食邑二百戶武宗即位之年九月與楊嗣復俱罷相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大中二年崔鉉白敏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為戶部尚書出為河陽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大中七年卒贈司空

李固言趙郡人祖并父現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太和初累官至駕部郎中知臺雜四年李宗閔作相用為給事中五年宋申錫為王守澄誣陷固言與同列伏閣論之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為均王傅六年遷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轉尚書左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八年李德裕輔政出為華州刺史其年十月宗閔復入召拜吏部侍郎九年五月遷御史大夫六月宗閔得罪固言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時李訓鄭注用

事自欲竊輔相之權宗閔既逐外示公體爰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
朋黨九月兵部尚書出為興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為平章事訓
注誅文宗思其謹正開成元年四月復召為平章事判戶部事二年
羣臣上徽號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請加徽號朕思理道猶鬱實愧
岳牧之請如聞州郡甚有無政虜固言曰人言鄧州王堪衰老隋州
鄭襄無政帝曰堪是貞元時御史祗有此一人鄭覃曰臣以王堪舊
人舉為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時班行多閑貞豈時乏才耶李石對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仕進路塞所以有才
之人或託迹他所此乃不叙進人才之過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
保任便宜獎用隨其稱職與否昇黜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踈竇
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舉親亦何
嫌人鮮全才但用其所長爾尋進階金紫判戶部事其年十月以門
下侍郎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代楊嗣復上表讓門

下侍郎乃檢校左僕射會昌初入朝歷兵戶二尚書宣宗即位累授
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孫簡代之
拜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

史臣曰陳鄭諸公章疏議論綽有端士之風天子待以賢能付之以
鼎職延英獻納罕聞康濟之謨文陛敷敷莫副且瞻之望加以互生
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奉使命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況昭獻文
章可爲世範德行可以爲人師有啓誦之上才非相靈之失道詎可
不思已過祇務面欺輔弼之宜安可垂訓若俾韓非之言進矣子輩
安可逃乎土運之衰斯爲罔廼悲夫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吠聲濟惡結黨專朝
謀身壞國何名變調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劉

聞人詮校刻沈桐

李德裕

德裕子濩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
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
耻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
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
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為掌書記由大理評事
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真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
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元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
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
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
謁傳導中人之言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

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在襄

陽入朝乃密賂織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爲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旣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文怨愈深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竇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寤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愍皇帝童年續曆頗事奢靡即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聲竭微慮粗免流亡物

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群聃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抆賀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勅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即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推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推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平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推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勅却停推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迴市去二月中奉

宣令進蠶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制造上供昨又奉宣言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一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迫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推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褊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勅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時準赦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

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玄宗命中使於江南採鵠鵠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扞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鵠鵠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歎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觀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玄鵠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論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群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切兢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元和以來累勅天下州府不得

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偁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筭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迴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恒踈遠賢能昵比群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宸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

唐傳一百二十四
診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
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
史頗知箴諷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獻卅辰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
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
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
念前志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及黜
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
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駟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
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
道斯爲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
漢鰲流涌舉白浮鍾魏散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
爲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
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僞昭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
代之後乃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

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
睹兒獻殮斯可誠懼帝手詔荅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
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肅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
聲績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
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
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
卿旣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旣遐瞻屬何已
必當克己以副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
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
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群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
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荅詔頗嘉納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
廷因事寄情望迴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內徙寶曆二
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
惑狡計巧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顧一人

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殮危疾之人
俟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公路轉以市人老疾飲
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
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永宋齊有聖
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
源從之敬宗爲兩街道士趙歸真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
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中
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西言有隱士
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即令高品薛季後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
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
聖者莫若軒黃孔子昔軒黃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
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
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
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黃發謂天之歎
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
下用玄祖之訓修軒黃之術疑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覲冰雪之姿
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
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
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銜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
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
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爲
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
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
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
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
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無任兢憂之至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
亭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果葉靜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

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盜而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文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盡採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爲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爲彰義觀察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爲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襲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

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州閹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欵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替誓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邛峽關移雋州於臺登城以扞蠻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蠻數年之內夜犬不驚瘡痍之民粗以完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允僧孺其年冬召德裕爲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爲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

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戶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寮宰臣退問安否上歎鑿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効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姦邪無悛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別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欽封之不下王涯召肅面諭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已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曰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勅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

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章王王養女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
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
託漳王圖爲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
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
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群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
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
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
德裕銀青光祿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十一月檢校
戶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
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牛僧孺
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即時入朝時揚州
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鷟
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

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謨崔黨韋有翼拾遺
今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餞帛以傾僧孺上竟不
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
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
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
爲異事會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迴紇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
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
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
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
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紇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
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
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
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陁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
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扞

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
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碩俄而迴紇宰相
盟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
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把頭峯突入朔州川界沙陀
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
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
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今勇將出奇奪
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
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
還宮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
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
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
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
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

唐紀二百二十四
九
不知的屬點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
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
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况保七千里
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
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
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
靈此二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况隔越萬里安能救
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偽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
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即是滅一迴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
乃止德裕又以大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孺所沮終
失維州奏論之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
雖是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
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
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

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
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讎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
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
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
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
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甸宵旰
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
吐蕃愛惜旣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
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礪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
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
臣信令乃送欵與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僞其悉怛謀尋
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即大出牙兵受
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
虛語諸羗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

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鷄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
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
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侯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
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
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
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
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
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荅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
梏昇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
遭蕃帥譏誚曰旣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
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架臣聞楚靈誘殺蠻子
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欸之
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由臣
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其年德裕兼守

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摠留後三軍請降旄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汭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子屯軍欲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託効忠實懷窺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効自茲威令去矣帝曰卿善用兵必剋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鎮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鎮諭旨賜魏鎮詔書云卿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何弘敬王元逵承詔聳然從命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

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貞元大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討經年未拔澤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洛磁三州稹黨遂離以至平珍皆如其筭時王師方討澤潞三年十二月太原橫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逐節度使李石推其都將楊弁爲留後武宗以賊稹未珍又起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往太原宣諭覘其所爲元貫受楊弁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還奏曰楊弁兵馬極多自牙門列隊至柳子十五餘里明光甲曳地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內無兵抽橫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間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元貫曰晉人驍敢盡可爲兵重賞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須財昨橫水兵亂止爲欠絹一匹李石無處得楊弁從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聯甲並在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耶元貫詞屈德裕奏曰楊弁

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即吁請降詔令王逢起榆社軍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門入會于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之即日召榆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自開成五年冬迴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路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戶五年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還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倚撫構致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

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李紳鎮揚州時謬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
戶德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
又貶崖州司戶至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德
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好著書爲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
書不輒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竒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
甸皆叅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
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
者無能預焉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竒初未
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蕃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
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
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初貶潮
州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
數曰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
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貴于天命委福祿於冥數昔衛卜協于

沙丘爲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丹烏白
帝尚在而漢斷素虵皆非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
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于
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
死於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准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
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宵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
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乙丑歲予自
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困于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
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
乃自鬼謀雖抱至冤固不爲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
者初掌記北門管岑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
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
爲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
續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閨中隱者叩門請見予下榻與語曰時事

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階未及命席謂予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之協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其自序如此斯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德裕三子燁檢校祠部員外郎汴宋臺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貶象州立山尉二子幼從父歿於崖州燁咸通初量移郴州郴縣尉卒於桂陽子延古

史臣曰臣揔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巖廊啓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竒才也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

即太深文所可讓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於度外齊彼我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瘡海可為傷心古所謂攫金都下忽於市人離婁不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闕骨葬南溟嗚呼煙閣誰上丹青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唐傳三十四

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劉

昫

纂修

聞人詮校刻沈檀同校

憲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五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子

憲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寧灃王憚深王棕洋王
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淄王協衡
王憺澶王忱棣王惲彭王揚信王檀榮王愆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也母曰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
郡王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鄧王四年閏三月立為皇太子改名宙尋
復今名其年有司將行冊禮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至
十月方行冊禮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廢朝十三日時勅國子
司業裴蒞攝太常博士西內勾當蒞通習古今禮儀嘗為太常博士

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職至改司業方罷兼領國典無皇太子薨禮故
又命蒞領之廢朝十三日蓋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謚曰惠昭

澧王憚憲宗第二子也本名寬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
年進封澧王七年改今名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
儲副承璀獨排群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上將
冊拜太子詔翰林學士崔群代澧王作讓表一章群奏曰凡事已合
當之而不為則有退讓焉上深納之及憲宗晏駕承璀死王亦薨於
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發喪廢朝三日長子漢東陽郡王次
子源安陸郡王第三子演臨安郡王

深王惛本名察憲宗第四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
年進封深王改今名長子潭河內郡王次子淑吳興郡王

洋王忻本名寰憲宗第五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為高密郡王元和
元年進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大和二年薨長子沛大和八年封潁川
郡王

絳王悟本名寮憲宗第六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絳王七年改今名寶曆二年冬遇害長子洙大和八年封新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王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度李師古卒其弟師道擅領軍務以邀符節朝廷方興討罰之師不欲分兵兩地乃封審為建王間一日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而以師道為節度留後不出閣七年改今名長慶元年薨○鄜王憬長慶元年封開成四年七月薨長子溥平陽郡王

瓊王悅長慶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間郡王 沔王恂長慶元年封

長子瀛晉陵郡王 婺王懌長慶元年封長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長慶元年封長子漣武功郡王 淄王協憲宗第十四子

也長慶元年封開成元年薨長子澣大和八年八月封許昌郡王第

三子渙馮翊郡王 衡王憺長慶元年封長子涉晉平郡王

澶王忱長慶元年封長子濬鴈門郡王

棟王惲大中六年封咸

通三年薨

彭王惕大中三年封

信王懽大中十四年封咸

通八年薨

榮王愐咸通三年封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開府

儀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九日封其子今平嗣王

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懷懿太子湊安王溶

懷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少寬和溫雅齊莊有度長慶初封漳王文宗以王守澄恃權深怒闈官欲盡誅之密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畫其計守澄門人鄭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漳王賢而有望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朱訓與申錫親事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言聖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結託乃於師文處得銀五錠絹八百匹又晏敬則於十六宅將出漳王吳綾汗衫一領熟線綾一匹以荅申錫其事皆鄭注憑虛結構而擒朱訓等於黃門獄鍛鍊僞成其款居三四日朝臣方悟其誣構諫官崔玄亮等閣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申錫獄

付外勘鞫鄭注輩恐其偽迹敗露乃請行貶黜制曰王者教先入愛
義不遺親豈於同氣之中可致異詞之間如或慎修不至註誤有聞
構爲厲階犯我邦紀未加殛竄尚屈彝章漳王湊手足之親盤石是
固居崇寵秩列在戚藩頃多克順之心亦有尚賢之志而滿盈生患
敗覆是圖姦兇會同謀議聯及汚我皇化彰于外朝初駭于衷再驚
羣聽尚以未具獄詞猶資審慎建侯之命姑務從寬可降封巢縣公
制下上令中使齎巢縣官告就十宅賜湊言國法須此爾宜寬勉八
年薨贈封齊王鄭注伏誅帝思湊被陷而心傷之開成三年正月制
曰褒善飾終王者常典況我友于之愛手足之親永言痛悼之懷用
錫元良之命故齊王湊孕靈天宇擢秀本枝孝敬知於孩提惠和洽
於親愛將固磐石遂分茅社學探蟻術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書樂
善造次不失其清規置醴尊師風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者以保怡
怡天胡不仁殲我同氣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
言軫懷無已繇是稽諸前典式展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雖禮命

之儀則爾而天倫之恨何據遐想幽魂宜膺寵數可贈懷懿太子有司擇日冊命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長慶元年封太和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勅安王穎王並依百官例逐月給料錢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

敬宗五子悼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悼懷李普敬宗長子也母曰郭妃寶曆元年封晉王太和二年薨年五歲上撫念之甚厚冊贈悼懷太子

梁王休復開成二年八月詔曰王者胙土畫疆封建子弟所以承衛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敢廢況天付正性夙奉至訓尊賢好善體仁由禮是可舉建侯之命膺分社之榮親親賢賢於是乎在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言揚第六子成美皆氣蘊冲和行推敬慎游泳墳索佩服師言宜開土宇之封用申睦族之典

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言揚可封紀王成美可封陳王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襄王執中與梁王同時授封第三男宋樂平郡王紀王與襄王同時授封陳王成美與紀王言揚同時授封開成四年十月詔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承天序建儲貳而主重離朕以寡昧祇荷丕圖虔恭寅畏思固鴻業慎擇全懿曠于旬時而卿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爲少陽虛位願舉盛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溫文合雅謙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尚詩書之辭訓言皆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訓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七鬯以奉粢盛宜廻朱邱之榮俾踐青宮之重可立爲皇太子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莊恪太子薨將相大臣洎職言者拜章面陳凡累月上遂命立陳王未行冊禮復降仍舊其年殂於藩邸第十九男儼宣城郡王

文宗二子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莊恪太子承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正月封魯王六年
上以王年幼思得賢傳輔導之時王傳和元亮因待制召問元亮出
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上從容曰魯王質性可
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以戶部侍郎使
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傳太常卿鄒肅守本官兼王府長史戶部郎中
李踐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降詔冊爲皇太子上自即位
承敬宗盤遊荒怠之後恭儉惕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爲
儲貳未幾晉王薨上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今有是命中外慶
悅後以王起陳夷行爲侍讀開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遊敗度不可
教導將議廢黜特開延英召宰臣及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南班四
品已上官對宰臣及衆官以爲儲后年小可俟改過國本至重願寬
宥御史中丞狄兼暮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翌日翰林學士六人
洎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又進表陳論上意稍解其日一更太子歸
少陽院以中人張克已栢常心充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表

載和及品官白身內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剥色流竄
尋詔侍讀竇宗直周敬慎依前隔日入少陽院其年薨勅兵部尚書
王起撰哀冊文曰維大唐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
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十七日辛丑遷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
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冊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
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冊諡曰莊恪十二
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原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
壺漏盡祖奠告徹哀笳將引庭滅燎而月寒路搖旻而風緊皇帝念
主嘗之缺位悼佩觿之天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方追思於對日遽
冥寞而賓天典冊具舉文物咸備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詞曰皇矣
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
是生元良覃訐之初岐疑用彰蘊才游藝玉裕金相旣免孩提是加
封殖俾維城於東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青宮尊師重傳
養德含聰畏馳道而不絕問寢門而益恭招賢警戒齒胃謙冲異日

躋於三善奉天慈於九重漢莊好學既顯於外魏不能文方循於內
美不二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燿甲觀鏗鏘瑜珮方積善於爲山
何反真而游岱嗚呼哀哉憂兢損壽沉疴始邁群望並走百靈宜祐
吳客之問徒爲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天垂
象而則然人由已而何有嗚呼哀哉稅駕乘華兮即宮夜臺鳳笙長
絕兮蜃輅徐來啓青宮而右出歷玄灊而左迴度凋林兮魂斷入曠
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雲帶翼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新廟之
方開嗚呼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歎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還
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
賓客咸歸瑟彼玉簡闕于泉扉用專信於文字願不昧於音徽嗚呼
哀哉初上以太子稍長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
請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是暴薨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
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誣譖太子終
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綠撞有

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材宮人張十等責之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殺之

蔣王宗儉文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武宗五子杞王峻開成五

年封益王峴 充王岐德王暉昌王嵯皆會昌二年封 宣宗十

一子懿宗皇帝餘並封王靖懷太子漢會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

薨冊贈靖懷太子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衛王

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會昌六年

封咸通四年薨 慶王沂第四子也會昌六年封大中十四年薨

儼王澤第五子也大中二年封 鄂王潤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封

乾符三年薨 懷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封 昭王泐第八

子也大中八年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大中八年封 廣王

雍大中十一年封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餘並封王

魏王侑咸通三年封 涼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

王佶咸通三年封

威王佖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戶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

僖宗二子

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

益王陞光啓三年十一月十

四日封

昭宗十子哀帝餘並封王

德王裕昭宗長子也大

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寧四年二月十四日冊爲皇太子時駕

在華州韓建畏諸王主兵誘防城卒張行思花重武相次告通王以

下欲殺建建他日又造訛言云諸王欲劫遷車駕別幸藩鎮諸王懼

誼建自陳建乃延入卧内密遣人奏云今日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

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理所不測事由臣竊量事體不合與

諸王相見兼恐久在臣所於事非宜忽然及門意不可測又上疏抗

請歸十六宅如是者數四帝不允建懼爲諸王所圖乃以精甲數千

圍行宮請誅定州護駕軍都將李筠帝懼甚詔斬筠於大雲橋其三

都軍士尋放還本道殿後都亦與三都元繞行宮扈蹕至是並急詔

散之罷諸王兵柄建慮上不悅乃上表請立德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嗣廷王戒不自太原還詔與通王已下八王並賜死于石堤谷光化末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於東內冊裕爲帝及天復初誅季述仲先與寺人藏於右軍群臣請殺之昭宗曰太子冲幼爲賊輩所立依舊令歸少陽院及朱全忠自鳳翔迎駕還京以德王眉目踈秀春秋漸盛常惡之謂崔胤曰德王曾竊居寶位天下知之大義滅親何得久留是教後代以不孝也請公密啓胤然之昭宗不納他日言於全忠全忠曰此國家大事臣安敢竊議乃崔胤賣臣也尋以哀帝爲天下兵馬元帥後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須令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玄暉具報全忠由是轉恚昭宗遇弒之日蔣玄暉於內西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爲玄暉所殺投屍九曲池

王同時封冊

景王祕乾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封

祁王祺

棟王栩乾寧元年十月八日封

虔王禊沂王禔遂王禕並與棟

與景王同時封冊

雅王禎瓊王祥並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封

嗣

襄王焜性柔善無他能光啓二年春車駕在寶鷄西軍逼請幸岐隴
帝以數十騎自大散關幸興元時焜有疾不能從因爲朱玫所挾至
鳳翔有臺省官從行未及者僅百人四月玫乃與宰相蕭遘裴徹率
群寮冊焜爲監國焜以鄭昌圖判度支而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
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廢置相公五月焜遣僞戶部侍郎柳陟等十餘
人分諭關東河北諸道納僞命者甚衆十月朱玫率蕭遘等冊焜爲
帝改元曰永貞遙尊僖宗爲太上天皇聖帝初河中王重榮表率東
諸侯進貢唯蔡賊與太原不順秦宗權自僭號太原不協于朱玫故
也及王行瑜殺朱玫焜奔至渭上王重榮使人迎之焜與僞百官泣
別謂曰朕見重榮當令與卿等各備所服以接卿殺朱玫之期日焜
爲鄜州亂軍所殺行瑜遂函首送行在焜四月監國至十二月死凡
在僞位九月矣

朱玫者邠州人也少從邊以功歷郡守乾符末

領邠寧節制中和中收復京師與太原李克用東方達同制加使相
光啓元年冬受詔招討河中軍敗以軍容使田令孜失策時諸軍皆
怒乃徇人情表請誅令孜令孜與楊復恭挾帶西幸孜又失策乃虜
嗣襄王煜與蕭遘等同立為帝大行封拜以啖諸侯而天下之人歸
者十五六焉與李昌符始謀冊立及後孜自稱大丞相吐握在已昌
符怒之乃以表送款行在復密結樞密使楊復恭人心乃離時行在
出令有能斬朱玫首者則授以邠帥賊將王行瑜以大唐峯不利退
保鳳州終慮得罪與腹心密謀徑入京師時玫有弟在和善里行瑜
率兵仗入見玫猶責以擅還行瑜曰我要代爾領邠州節制何復多
言遂斬之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隸本軍事朱玫為偏將平巢
寇有功光啓二年玫冊嗣襄王煜為偽帝授天平軍節度使領兵守
大散關攻大唐峯為李鋌所敗乃送款行在以部下反攻朱玫于闕
下斬之因授邠州節度使後平楊守亮于山南以功累加至中書令
景福中逼朝廷加尚書令宰臣韋昭度密奏不可會韓建李茂貞稱

兵入覲欲行廢立不果乃請殺昭度與李礪是歲又遣弟行約攻河中河中引太原軍至由是大敗行約行實劫駕不獲遂歸邠州行瑜率兵屯梨園王師圍急行實行約先敗次保龍泉行瑜又遁至邠州不能守乾化二年十一月挈族至慶州爲部下所殺○史臣曰自天寶已降內官握禁旅中閹纂繼皆出其心故手纒攬於萬機目已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文宗好古睦親至敦友悌悔前非於齊湊襲以諸閹付後事於陳王歸其胄席或降輿朱邸對食瓊筵怡怡申肺腑之情穆穆盡棣華之義近朝盛美可洽風謠昭肅惑讒毒流安邸雖覽大臣之議欲使磐維竟無出閹之儀終身幽枉谷風之怨可爲傷心大中咸通已來寶圖世及犬牙麟趾雖不迫於姬周豆什布謠未甚悲於宗籍於姬不足比魏有餘○贊曰周封子弟運祚綿長管蔡勦絕魚目魏克昌誅叛賞順王者大綱法不私親棣萼其芳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劉

昉

之筆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宗閔

楊嗣復

子授損技技擢

楊虞卿

弟漢公虞卿從兄汝士

汝士弟魚目士

馬植

李讓夷

魏謩

周墀

崔龜從

鄭肅

盧商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別駕父翻宗正卿
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翻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
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元和四年復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
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
為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
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為中等又為不中第者注解
牛李策語同為唱誹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

不先上言裴垺時爲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垺學士垺守戶部侍郎涯守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常貫之出爲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虢州司馬貫之再貶巴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禮部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賊平遷駕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時翻自宗正卿出刺華州父子同時承恩制人士榮之長慶元年子壻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劍州刺史時李吉甫子德裕爲翰林學士錢徽榜出德裕與同職李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云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爲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復入爲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知兵部侍郎寶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憂免大和二年起爲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

同平章事時裴度薦李德裕將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爲中人助宗
閔者所沮復出鎮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
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罷宗閔知政
事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宗閔爲吏部
侍郎時因駙馬都尉沈蟻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
人數稱之於上前故獲徵用及德裕秉政群邪不悅而鄭注李訓深
惡之文宗乃復召宗閔於興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
爲興元尹旣再得權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襄武侯食邑千
戶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得罪宗閔極言救解文宗怒叱之曰爾
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翌日貶明州刺史尋再貶處州
長史七月鄭注發沈蟻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元素沈蟻及若憲
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又貶宗閔潮州司戶時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
已者目爲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
安九月詔曰朕承天續曆燭理不明勞虛襟以求賢勸寬德以容衆

頃者或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寮扇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實斁彝憲
致使薰猶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迹者成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
客縲戾之氣堙鬱和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
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明比之徒巨
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
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喻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親或故及
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黜遠之外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爲嫌
文宗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
黨實難宗閔雖驟放黜竟免李訓之禍開成元年量移衢州司馬三
年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鄭覃沮議而託中人密
諷於上上以嗣復故因紫宸對謂宰相曰宗閔在外四五年宜別受
一官鄭覃曰陛下憐其地遠宜移近內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姦邪
陛下若欲用宗閔臣請先退陳夷行曰比者宗閔得罪以朋黨之故
恕死爲幸寶曆初李續之張又新蘇景胤等朋比女奴險幾傾朝廷時

號八關十六子李珣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續之居喪服闕不可不與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與議論非爲續之輩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理何惜此十數織人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憎愛上曰與一郡可也鄭覃曰與郡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嗣復曰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覃曰嗣復黨庇宗閔臣觀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太過昔玄宗季年委用林甫妬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在位固無此事況大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領重鎮而宗閔未離貶所陛下懲惡勸善進退之理宜均非臣獨敢黨庇昨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賊未可其奏鄭覃託臣云幸且勿論孰爲黨庇翌日以宗閔爲杭州刺史四年冬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鄭覃陳夷行罷相嗣復方再拔用宗閔知政事俄而文宗崩會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復李珣皆竄嶺表三年劉稹據澤路叛德裕以宗閔素與劉從諫厚上黨近東都宗

閔分司非便出爲封州刺史又發其舊事貶郴州司馬卒於貶所子
珉瓚大中朝皆進士擢第令孤絢作相特加獎拔瓚自員外郎知制
誥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絢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爲卒
所逐貶死自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
孫耳夷簡再從季父汧國公勉德宗朝宰相夷簡諸弟夷亮夷則夷
範皆登進士第宗閔弟宗冉子深湯湯累官至給事中咸通中
踐更臺閣知名於時○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
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
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閔人
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
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嗣復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爲文年二十進士擢第二十一又登博學
宏詞科釋褐秘書省校書郎遷右拾遺直史館以嗣復深於禮學改
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遷至刑部員外郎鄭餘慶爲詳定禮儀使奏

爲判官改禮部員外郎時父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上言與父同省
非便請換他官詔曰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下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
之官并官長則不在迴避之限如官署同職司異雖父子兄弟無所
避嫌再遷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
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權德輿皆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
捨多與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薦拔大用又以於陵爲東都留守未
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侍郎寶曆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
後多至達官文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即以父於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
多疾懇辭侍養不之許大和四年丁父憂免七年三月起爲尚書左
丞其年宗閔罷相德裕輔政七月以嗣復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
劔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宗閔復知政事三月以嗣復檢校戶
部尚書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開
成二年十月入爲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列
李珣並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進階金紫弘農伯食邑七百戶

上以幣輕錢重問鹽鐵使何以去其大甚嗣復曰此事累朝制置未
得但且禁銅未可變法法變擾人終亦未能去弊李珣曰禁銅之令
朝廷常典但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
者銷錢一緡可為數器售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為常縱國
家加鑪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所以禁銅之令不得不嚴八月紫宸
奏事曰聖人在上野無遺賢陸洵上疏論兵雖不中時事意亦可獎
閑居蘇州累年宜與一官李珣曰士子趨競者多若獎陸洵貪夫知
勸矣昨竇洵直論事陛下賞之以幣帛況與陸洵官耶帝曰洵直獎
其直心不言事之當否鄭覃曰若苞藏則不可知嗣復曰臣深知洵
直無邪惡所奏陸洵官尚未奉聖旨鄭覃曰陛下須防朋黨嗣復曰
鄭覃疑臣朋黨乞陛下放臣歸去因拜乞罷免李珣曰比來朋黨近
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明黨生帝曰此輩凋喪向盡覃曰楊漢公張又
新李續之即今尚在珣曰今有邊事論奏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
珣嫉惡則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臣今不知鄭

覃指誰爲朋黨因當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相不能申夔龍之道唯以朋黨見譏必乞陛下罷臣鼎職上慰勉之文宗方以政事委嗣復惡覃言切帝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讖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說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珣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政要敘致何如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若欲遺之子孫則請宣付臣等參詳可否玄宗或好遊畋或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故取捨須當方堪流傳四年五月上問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記錄監修李珣曰是臣職司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當自伐聖德即將掩之臣所以頻言不欲威權在下珣曰夷行此

言是疑宰相中有賣威權貨刑賞者不然何自爲宰相而出此言臣
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至
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
年臣與李珣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
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求泯滅因叩
頭曰臣今日便辭玉階不敢更入中書即趨去上令中使召還勞之
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謝曰臣性愚拙言無顧慮近日事亦漸
好未免些些不公亦無甚處臣亦不獨斥嗣復遽何至此所爲若是
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爲中書侍郎時政善
否其責在臣陛下月費俸錢數十萬時新珍異必先賜與蓋欲輔佐
聖明臻于至理旣一年不如一年非惟臣合得罪亦上累聖德伏請
別命賢能許臣休退上曰鄭覃之言偶然耳奚執咎耶嗣復數日不
入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進加
門下侍郎明年正月文宗崩先是以敬宗子陳王爲皇太子中尉仇

士良違遺令立武宗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輔政九月出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明年誅樞密薛季稜劉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珣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珣宰相崔郾崔珙等亟請開延英因極言國朝故事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復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朕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扶冊陳王嗣復弘逸志在樹立安王立陳王猶是文宗遺旨嗣復欲立安王全是希楊妃意旨嗣復嘗與妃書云姑姑何不數則天臨朝珙等曰此事曖昧眞虛難辨帝曰楊妃曾卧疾妃弟玄恩文宗令入內侍疾月餘此時通導意旨朕細問內人情狀皎然我不欲宣出於外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然爲卿等恕之乃追潭桂二中使再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即位徵拜吏部尚書大中二年自潮陽還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時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曰孝穆子植授拔拭撫而授最賢

授字得符大中九年進士擢第釋褐從事諸侯府入爲鄆縣尉集賢
校理歷監察御史殿中分務東臺再遷司勳員外郎洛陽令兵部員
外郎李福爲東都留守奏充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諫議大
夫給事中出爲河南尹盧攜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黃巢犯京師僖宗
幸蜀徵拜戶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秘書監分司車駕還拜兵部
侍郎宰相有報怨者改左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又轉太子賓客從昭
宗在華下改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子奐字公隱進士及
第再遷左拾遺昭宗初即位喜遊宴不恤時事奐上疏極諫帝面賜
緋袍象笏崔安潛出鎮青州辟爲支使不至鎮改太常博士歷主客
戶部二員外郎關中亂崔胤引朱全忠入京師乃挈家避地湖南官
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以蔭受官爲藍田尉三遷京兆府司錄參軍入爲殿中侍
御史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第相接巖以地狹欲易損馬廐廣之
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仲在朝者十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時

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
權臣窮達命也嚴不悅會差制使鞠獄黔中乃遣損使焉踰年而還
改戶部員外郎洛陽縣令入爲吏部員外出爲絳州刺史路巖罷相
徵拜給事中遷京兆尹盧蔣作相有宿憾復拜給事中出爲陝虢觀
察使時軍亂逐前使崔蕘損至盡誅其亂首踰年改青州刺史御史
大夫淄青節度使又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未赴
鄆復留青州卒於鎮技進士及第位至中書舍人拭官終考功員外
郎撫終兵部郎中拭撫並進士擢第楊虞卿字師臯號州弘農人祖
燕客父寧貞元中爲長安尉少有樓遁之志以處士徵入朝有口辯
優游公卿間竇叅尤重之會叅貶仕進不達而卒虞卿元和五年進
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辭科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不
修政道盤遊無節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鳥遭害則仁鳥逝詐謗不
誅則良言進况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以獻狂贊竊聞
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不聞以位爲樂况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

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修
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臨萬寓有憂天
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疑旒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
有所觀焉自聽政已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
聖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廷
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尚踈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
公卿大臣直朝夕接見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
聞矣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墮越隨
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已下雖歷踐清
地曾未祇奉天睴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倖門況陛下神聖如五
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徧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喻
明陛下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
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
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爲

聖帝明王小臣踈賤豈宜及此獨不恐冒榮偷祿以負聖朝惟陛下
圖之帝深疑其言尋令奉使西北邊犒賞戍卒遷侍御史再轉禮部
員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部員外郎大和二年南曹令
史李實等六人偽出告身籤符賣鑿空偽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
受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偽狀捕實等移御史臺鞠劾
實稱六人共率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溫亮求不發舉偽濫事迹乃
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韋景休充三司推案而溫亮
逃竄實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及李宗閔牛僧孺輔政
起爲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
轉給事中七年宗閔罷相李德裕知政事出爲常州刺史虞卿性柔
佞能阿附權幸以爲姦利每歲銓曹貢部爲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
負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唇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
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八年宗閔復入相尋召爲工部侍郎九年
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

密旨捕小兒無筭民間相告語扇鑠小兒甚密街肆怙怙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扇於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獄虞卿弟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自繫撾鼓訴寃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於貶所子知進知退堪弟漢公皆登進士第知退歷都官戶部二郎中堪庫部吏部二員外郎漢公大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釋褐為李絳興元從事絳遇害漢公道而獲免累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大和七年遷司封郎中漢公子範壽皆登進士第累辟使府虞卿初從兄汝士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為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入為戶部員外再遷職方郎中大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誥時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待汝士厚尋正拜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為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為戶部侍郎開成元年七月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

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四年九月入爲吏部侍郎位至尚書平子知溫知遠知權皆登進士第知溫累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左丞出爲河南尹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知溫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官知至亦貶瓊州司馬入爲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部侍郎知溫知至皆位至列曹尚書汝士弟魯士

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位不達而卒初汝士中第有時名遂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正卿鬱爲昌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馬植扶風人父曠植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得秘書省校書郎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使植文雅之餘長於吏術三年奏當管羈縻州首領或居巢穴

自固或爲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臣自到鎮約之以信誠曉之以逆順今諸首領惣發忠言願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爲州以首領爲刺史從之又奏陸州界廢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如檢校左散騎常侍加中散大夫轉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大理卿植以文學政事爲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不獲顯官心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敏中罷相植亦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爲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遷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鎮○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元和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大和初入朝爲右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官宰

臣李石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淑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主大臣知重如此二年拜中書舍人以鄭覃此言深爲李珣楊嗣復所惡終文宗世官不達及德裕秉政驟加拔擢歷工戶二侍郎轉左丞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宗即位罷相以太子賓客分司卒

魏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曾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爲縣令父馮獻陵臺令謩大和七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爲防禦判官得秘書省校書郎汝士入朝薦爲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裔頗竒待之前邕管經略使董昌齡枉殺錄事參軍衡方厚坐貶叙州司戶至是量移破州刺史謩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錄以微効受之方隅不

能祇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專殺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披訴及按鞫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爲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紊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爲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没入掖廷暮諫曰臣聞治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不爲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聞其過也陛下即位已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洎今十年未嘗採擇自數月已來天睠稍迴留神妓樂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宅司收市疊疊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內宗姓不異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虧一簣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爲諺曰止

寒莫若重裘止誘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鑒不惑崇千載之盛德去
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
䟽奏帝即日出孝本女遷暮右補闕詔曰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
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沉吟伸卷嘉尚久之爾爲
拾遺其風不墜屢獻章䟽必道其所以至於備灑掃於諸王非自廣
其聲妓也恤髻亂之宗女固無嫌於徵取也雖然疑似之間不可家
至而戶曉爾能詞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諤似其
先祖吾豈不能虛懷延納仰希貞觀之理歟而暮居官日淺未當敘
進吾豈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補闕帝謂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
魏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暮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敢希
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
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楊府司馬宰臣奏曰楊府司馬品
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受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對亟稱朝霞之
善暮聞之累䟽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荆南監軍使呂令琮從人擅

入江陵縣毀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謩上疏曰：伏以州縣侵屈，只合上聞。中外關連，須存舊制。韋長任膺廉使，體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聞，私情擅爲踰越。況事無巨細，不可將迎。縣令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越，即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聽，何不。但申門下，今則首紊常典，理合糾繩。伏望聖慈，速加懲誡。疏奏不出。時論惜之。三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謩將退，又召誡之曰：事有不當，即須奏論。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紫宸入閣，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臣以

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謩曰由史
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
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謩初立朝爲李
固言李珣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
事謩坐楊李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謩亦貶信州長史宣宗
即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郢州刺史尋換商州二年內徵爲給事中遷
御史中丞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
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
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
日奏曰臣無憂契之才驟叨憂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
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
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
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
人士重之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象謩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

其使從之太原節度使李業殺降虜北邊大擾業有所恃人不敢非
謩即奏其事乃移業滑州加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
家藏兵甲曙坐貶官而慶無罪謩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進階銀青
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其修
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
部員外郎牛叢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謩轉門下侍郎兼戶部
尚書大中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十一年以疾求代徵拜吏部尚書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檢校
右僕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謩儀容
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
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然竟以語辭
太剛爲令狐綯所忌罷之謩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
曰魏氏手略有文集十卷子潛滂潛登進士第潛子敖甥後琮爲相

潛歷顯官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頌父需墀長慶二年擢進士第大和末累遷至起居郎墀能爲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開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十月正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武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會昌六年十一月遷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食邑三百戶入朝爲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罷相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劔南東川節度使未行追制改檢校右僕射加食邑五百戶歷方鎮卒

崔龜從字玄告清河人祖璜父誠官微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及書判拔萃二科釋褐拜右拾遺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

唐傳一百三十六
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考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誓百官尊卑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為中祠制從之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伏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

歿其夕為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虧於典禮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輟朝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散列者為之禮變誠恐非宜自今後文武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之限從之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為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五年七月撰成續唐曆三十卷上之六年罷相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累歷方鎮卒

鄭肅榮陽人祖烈父閔世儒家肅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歷佐使府大和初入朝為尚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為古文長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已下必就肅決之

時魯王永有寵文宗擇名儒爲其府屬用戸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傳
戸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以肅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明年魯王爲
太子肅加給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尋改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
事開成初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
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爲東宮受經
既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
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乃以肅檢校禮部尚
書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絳觀察等使會昌初武宗思太子永之無
罪盡誅陷永之黨朝議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累遷戸
部兵部尚書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國史
兼尚書右僕射素與李德裕親厚宣宗即位德裕罷知政事肅亦罷
相復爲河中節度使以疾辭拜太子太保卒子洎咸通中累官尚書
郎出爲刺史洎子仁規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仁規累遷拾遺補
闕尚書郎湖州刺史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仁表擢第後

從杜審權趙儻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品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盧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昂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少孤貧力學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范傳式廉察宣歙辟爲從事王播段文昌相繼鎮西蜀商皆佐職爲記室累改禮部員外郎入朝爲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大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權大理卿事開成初出爲蘇州刺史中謝日賜金紫之服初郡人苦鹽法太煩姦吏侵渙商至籍見戶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歲課增倍宰相領鹽鐵以其績上遷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轉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黨飛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鎮以商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供軍使軍用無闕逆植盪平加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

宣宗即位入爲兵部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加兼工部尚書數年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鄂岳觀察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徵拜戶部尚書其年八月卒于漢陰驛時年七十一子知遠知微知宗僧朗莧

史臣曰宗閔嗣復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學政事之美名徇翔清華出入隆顯苟能義以爲上群而不黨議太平於稷契之列致人主於勛華之盛遭時得位誰曰不然而捨彼鴻猷狎茲鼠輩養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報仇矛盾相攻幾傾王室沒身蠻瘴其利伊何古者廉藺解仇異全國體而邀權釋憾寔亂大倫世道銷利一至於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啓奏無忝正人墀讓史才肅之禮學商之長者或登三事或踐六卿以道始終夫何不韙

贊曰漢誅鉤黨魏破疽囊何鄧之後二李三楊偷權報怨任國存亡書茲覆轍敢告巖廊

唐書列傳卷第

百二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劉 駒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崔慎由 父從伯父能慎由第安潛慎由子胤

崔珙 兄珙第珙珙與

盧鈞 裴休兄儔第休

楊收 兄發弟嚴嚴子涉 韋保衡

路巖 夏侯孜子潭澤

劉瞻 劉瑑 曹確

畢誠 杜審權子讓能彥林弘微

劉鄴 豆盧瑑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謚曰文自有傳

會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異位終渠州刺史父從少孤貧

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絕食弟兄

探相拾橡實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

年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嚴震待以殊禮以父

憂免弟兄廬于父墓手植松柏免喪不應辟命久之西川節度使韋

臯開西南夷置兩路運糧使奏從掌西山運務後權知邛州事及臯

薨副使劉闢阻命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以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
從嬰城拒守卒不從之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以拒闢
免盧坦在宣州辟爲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朝累遷吏部員外郎
九年裴度爲中丞奏從爲侍御史知雜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從自
代爲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伏
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改給事中
數月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賜紫
金魚袋入爲尚書右丞淄青賊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
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
惡貫盈每多姦譎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田弘正
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援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鎮州於
鞠場宣勅三軍大集從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感動承宗泣下禮
貌益恭遂按德棣戶口符印而還其年八月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
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爲中貴傳達

意旨欲其賂遺從終不答穆宗即位召拜尚書左丞長慶二年檢校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時內接畿甸神策軍鎮相望踰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過舉秦軍士惕然党項羗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遺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群羗不敢爲盜四年入爲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大和三年入爲戶部尚書李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惡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克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府舊有貨麴之利資產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筭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之六年十月卒于鎮贈司空謚曰貞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慎由大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強記字量端厚有
父風釋褐諸侯府大中初入朝為右拾遺貞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
召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再歷方鎮入朝為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
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轉監修國史上柱國加太中大夫兼禮
部尚書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
俄而鄴自判度支為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瑒同知政事十二年
二月詔曰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
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繼美德門承家貴位搢紳偉望
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懿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
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於巨麗物情愈茂延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
亟闡六條之化爰加獎任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叅大柄而周涉寒
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劔南東川節度使咸通初改為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為吏部尚

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胤第安潜

安潜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等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潜為副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潜代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潜赴鎮至棣州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為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潜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曰貞孝子柅柅柅景福中為起居郎柅為右拾遺柅累官至尚書從兄能少勵志苦學累辟使府元和初為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為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即位第從居顯列召拜將作監長慶四年九月出為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子彥曾有幹局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七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克武寧軍節度使彥曾通於法律性嚴急以徐軍驕命彥曾治之長於撫養而短於軍政用親吏尹戡徐行儉當要職

二人貪猥不恤軍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趾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軍帑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十年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傳寂張實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龐勛爲都將群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兩縣虜其丁壯乃擅迴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濁河達泗口其衆千餘人每將過郡縣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觀人情慮其邀擊旣離泗口彥曾令押牙田厚簡慰諭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館龐勛遣吏送杖啓訴以軍士思歸勢不能遏願至府外解甲歸兵便還家彥曾怒誅之勛等擁衆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虜奪舟船五千餘艘步卒在船騎軍夾岸鼓譟而進元密發伏邀之爲賊所敗時亡命者歸賊如市彥曾驅城中丁男城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不開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

面斬關而入龐勛先謁漢高祖廟便入牙城監軍張道謹相見不交
一言乃止大彭館收尹戡徐行儉及判官焦璐李枕崔蘊温廷皓韋
廷乂並殺之翌日賊將趙可立害彥曾龐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慎
由子胤

胤字昌遐乾寧二年登進士第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入朝累遷
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大順中歷兵部吏部
二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時王室多故南北司爭權咸樹朋黨外
結藩帥胤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自李茂貞王行
瑜怙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遭誅戮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
瑜以自固而待胤以宗人之分屢加薦用累遷中書侍郎判戶部事
昭宗出幸石門胤與同列徐彥若王搏等從車駕還宮加禮部尚書
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扈昭宗幸華州帝
復雪杜讓能韋昭度李磻之枉懲昭緯之前慝罷胤政事檢校兵部
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胤密致

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胤既獲汴州之援頗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搏發昭緯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爲南海節度又撫王搏交結勅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搏溪州司馬賜死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已兼領三司使務宦官側目不勝其忿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國季述畏全忠之強不敢殺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反正故全忠令大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諸侯觀釁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德昭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忿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怙以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一月晦德昭伏

兵誅季述昭宗反正胤進位司空復知政事兼領度支監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進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交結全忠慮汴軍逼京師請罷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胤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今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以兵士迎駕及入京師又上表曰臣獨兼四鎮迨事兩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倫寧忘報効臣昨將兵士奔赴闕庭尋過京畿遠迎車駕初因幕吏百奉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委制置於中朝或以鑾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以遠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宣口勅令臣速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覩綸言於鳳紙若百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翠蓋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悞將師旅遽入關畿比今迎駕之行翻挂脅君之過臣今見與茂貞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懇望

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備還駕昭宗得
全忠表怒胤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食君之祿合務於盡忠秉國
之鈞宜思於致理其有疊膺異渥繼執重權遽萌狂悖之心忽構傾
危之計人知不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
諸道監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崔胤奕葉
公台蟬聯珪組冠歲名升於甲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
可尚朕採於群議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難滿
小器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可稱豈有
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貔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遠
連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元規召卒後則用度支使權利令
陳班聚兵事去公朝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盼之間四方是非
繫彼指呼之際今狐渙姦織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共張聲勢遂
令濫居深密日在禁闈罔感朕躬僞行書詔致茲播越職爾之由豈

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轉恣睢盱顯構外兵將圖不軌朕
以士庶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
卧不來拒召如此况又拘留庶吏廢闕晨趨人既奔驚朕須巡幸果
見兵纏輦轂火照宮闈煙塵漲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於歧陽翠
輦未安鐵騎旋至圍逼行在焚燒屋廬觀此沾危咎將誰執近省全
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陳言宰臣繼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靜詳構扇
孰則苞藏無功及人為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繁
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負我何多構亂至此仍存大體不謂
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初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胤
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內殿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請盡誅內
官但以宮人掌內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弘彥袁易簡等伺知之於帝
前求哀請命乃詔胤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知其謀乃求
知書美婦人進內以偵陰事由是胤謀頗洩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
自安故全誨等為劫幸之謀由胤忌嫉之太過也及全忠攻鳳翔胤

寓居華州爲全忠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胤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辭贊其功業二年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急詔徵胤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稱病不赴及帝出鳳翔胤乃迎於中路即日降制復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入左軍賜帳幄器用十車胤奏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副使胤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內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內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于內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又貶陸扆爲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戶韓偓濮州司戶姚洎景王府咨議應從幸群官貶逐者三十餘人唯用裴贄爲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內官旣盡屠戮諸使悉罷天子宣傳詔命惟令宮人寵嬪等宣事而欺君蠹國所不忍聞胤所悅者闡葺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朝不保夕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馬而卒全忠愛之殺

會鞠者十餘人而疑胤陰謀由是怒胤初天子還官全忠東歸胤以
事權在已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貞爲
辭全忠知其意從之胤毀城外木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令汴州
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
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賓客尋爲汴軍所殺
胤傾險樂禍外示寬弘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落謂所親曰吾父兄
刻苦樹立門戶一旦終當爲緇郎所壞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
魏國公初朱全忠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
得胤爲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無如
胤之甚也子有鄰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頴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
監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卒頴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
號曰八龍長曰瑄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
入朝爲尚書郎大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言俄而興元兵亂

殺李絳命瑄平亂襄中三軍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
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爲江陵尹御史大夫
荆南節度使八年入爲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真
拜左丞時弟珙爲京兆尹兄弟並居顯列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
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
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充山
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貶官瑄以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
氏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曠時哲得
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瑄誠
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干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
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寮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
由長儒之道以估正人微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旣是魏其之直益彰
王鳳之邪壯色于朝群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
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始終不渝

未陟台階實辜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左僕射

珙瑄之母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爲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相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克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京畿旱珙奏漦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三年正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戶部侍郎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

代珙領使務乃拊撫珙領使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
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即位以赦
召還為太子賓客出為鳳翔節度使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珙辭疾請
罷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其時涉于避
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
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早以器
能周歷顯重行已每稱其友梯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負譴前朝遠移
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楊旌右輔為國垣翰適資
謀猷近者大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疆宜其率先啓行
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
之故或異於是以其故老特為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之命
君臣禮分子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洵大中四年
進士擢第珙弟璿璿璵璿璠

璿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

方鎮璪開成初為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為陝虢觀察使遷河南尹入為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克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璪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克河中晉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為左丞再遷刑部尚書子滔大中初登進士第

璪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侍郎子澹

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位終吏部侍郎澹子遠遠龍紀元年進士登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克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戶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戶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為柳璨希朱全忠言累貶白州

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球字叔休寶曆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爲鳳翔節度判官入朝爲尚書郎子瀆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獄者二十餘人大中已來盛族時推甲等

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祖炅父繼鈞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調補校書郎累佐諸侯府大和五年遷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是知名歷尚書郎出爲常州刺史九年拜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其年冬代李從易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構積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

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銘功頌德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為亂鈞至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肅清而不相犯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誅劉稹以鈞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是冬詔鈞出潞軍五千戍代北鈞升城門餞送其家設帳觀之潞卒素驕因與家人訣別乘醉倒戈攻城門監軍以州兵拒之至晚撫勞方定詔鈞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遷戶部尚書大中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宋毫汴穎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為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六年復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詔曰河東軍節度使盧鈞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藹山河之靈抱瑚璉之器多能不懼用晦而彰由嶺表而至太原五換節鉞仁聲載路公論彌高蕃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寮

可尚書左僕射鈞踐歷中外事功益茂後輩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徵謂當輔弼雖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遊城南別墅或累日一歸宰臣今狐緇惡之乃罷僕射仍加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物議以鈞長者罪緇弄權緇懼十一年九月以鈞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入為太子太師卒

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也祖宣父肅肅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山城栗嶺誘山越為亂陷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平之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生三子儔休休皆登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齒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贖儔者儔俵包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賦登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初歷諸蕃辟召入為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數郡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

史大夫領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大和已
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
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沉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姦吏大紊劉
晏之法泊休領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過地里悉令縣令兼
董漕事能者獎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十萬之傭歲計緡錢二十八
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
茶法十二條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米至渭河倉者一
百二十萬斛更無沉舟之弊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休在相位
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
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守太子
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
大夫充昭義節度路磁邢洺觀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
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
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咸通初入為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

少師卒休性寬惠為官不尚皦察而吏民畏服善為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唄以為法樂與尚書紇于裊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為忤休字冠識亦登進士第休子攷

楊叔字藏之同州馮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後高祖悟虛應賢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曾祖幼烈位終寧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位終濠州錄事叅軍家世為儒遺直客於蘇州講學為事因家于吳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

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臣

等伏尋舊典粟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夔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主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瑯琊王妃薨後已祔瑯琊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寶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為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

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矣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牒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于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縉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縉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實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為是改授太常少卿出為蘇州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閩之人美其能

政耆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蠻夏咸怨發以嚴為理軍亂為軍人所囚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于治所子乘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為歌詩歷顯職

假字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華州署為從事從覃鎮京口得大理評事入為監察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少卿出為常州刺史卒官初遺直娶元氏生發假繼室長孫氏生收嚴收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踈眉秀目寡言笑方於事上博聞強記初家寄涪陽甚貧收七歲喪父居喪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略通諸經義善於文誅吳人呼為神童兄發戲令誅蛙即曰兔邊分王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誅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為詩什觀者墜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贏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

昂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未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爲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歸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琮鎮揚州延收署節度推官奏授校書郎琮領度支以收爲巡官琮罷相鎮東蜀奏授掌書記得協律郎琮移鎮西川復管記室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賦未第收不出衡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爲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僕稟允旨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即密達意於西蜀杜公願復爲叅佐琮即表爲節度判官馬公乃以收弟嚴爲渭南尉集賢校理代收之任周墀罷相鎮東蜀表嚴爲掌書記墀至鎮而卒琮乃辟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爲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特爲新例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爲太常博士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爲監察尋丁母喪歸蘇州既除崔珙罷相鎮淮南以收

為觀察支使入為侍御史改職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夏侯孜領
度支用收為判官罷職改司勳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
上言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往從之
及葬東周會葬者千人時故府杜琮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聯薦收於
執政宰相令狐綯用收為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
舍人賜金紫轉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玄价以收宗姓深
左右之乃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刑
部尚書收以交趾未復南蠻擾亂請治軍江西以壯出嶺之師乃於
洪州置鎮南軍屯兵積粟以餉南海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
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收居位稍務華
靡頗為名輩所譏而門吏僮奴倚為姦利時楊玄价弟兄掌機務招
來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以為背已由是傾之八年
十月罷知政事檢校工部尚書出為宣歙觀察使韋保衡作相又發
收陰事言前用嚴譏為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八月貶為端州司

馬尋盡削官封長流驩州又令內養郭全穆齋詔賜死九年三月十
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詔訖收謂全穆曰收爲宰相無狀得死爲幸心
所悲者弟允淪喪將盡只有弟嚴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
塵天聽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筆乎全穆許之收自書曰臣畎畝下
才謬當委任心乖報國罪積彌天特舉朝章賜之顯戮臣誠悲誠感
頓首死罪臣出自寒門旁無勢援幸逢休運累污清資聖獎曲流遂
叨重任上不能罄輸臣節以答寵光下不能迴避禍胎以延俊乂苟
利尸素頻歷歲時果至聖朝難寬大典誠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
將泉壤之詞上塵天聽伏乞陛下哀臣愚蠢稍緩雷霆臣頃蒙擢在
台衡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旋蒙聖造今刺浙東所有罪愆是臣自
負伏乞聖慈貸嚴微命臣血屬皆幼更無近親只有弟嚴才力尪悴
家族所恃在嚴一人俾存歿曲全在陛下弘覆臣無任魂魄望恩之
至全穆復奏懿宗愍然宥嚴判官朱侁常潏閻均族人楊公慶嚴季
寔楊全益何師玄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彥復等皆配流嶺表收子

鑒鉅鱗皆登進士第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召克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三百戶從昭宗東遷爲左散騎常侍卒鱗登第後補集賢校理監田尉乾寧中累遷尚書郎

嚴字凜之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勅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嚴釋褐諸侯府咸通中累遷吏部員外轉郎中拜給事中工部侍郎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兄收作相封章請外職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收罷相貶官嚴坐貶召州刺史收得雪嚴量移吉王傳乾符四年累遷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二子涉注涉乾符二年登進士第昭宗朝累遷吏部郎中禮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轉左丞從昭宗遷洛陽改吏部尚書輝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涉性端厚秉禮乾寧之後賊臣竊發王室寢微及天祐東遷大事去矣涉爲時所嬰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與家人相向灑泣曰吾

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謂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爾等涉謙退善處竟以令終注中和二年進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員外刑部郎中尋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輝王纘曆兄涉爲宰相注避嫌辭內職守戶部侍郎韋保衡者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愨皆進士登第愨字端士大和初登第後累佐使府入朝亟歷臺閣大中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士頗得名人載領方鎮節度卒保衡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日傾宮中珍玩以爲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爲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暮年以本官平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爲人皆擯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年之間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咸通末淮徐盜起素所怨者發其陰

事保衡竟得罪賜死弟保乂進士登第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禮戶兵三侍郎學士承旨坐保衡免官○路巖者字魯瞻陽平冠氏人也祖季登大曆六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升朝為尚書郎遷左諫議大夫卒生三子群庠單皆登進士第群字正夫既擢進士又書判拔萃累佐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遣使西北邊犒宴軍士稱旨累加兵部郎中大和二年遷諫議大夫以本官充侍講學士四年罷侍講為翰林學士五年正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群精經學善屬文性仁孝志行貞潔父母歿後終身不茹葷血歷踐臺閣受時君異寵未嘗以勢位自矜與士友結交榮達如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嶽巖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巖幼聰敏過人父友踐方鎖書幣交辟乂之方就數年之間出入禁署累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僕射懿宗時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巖既承委遇稍務奢靡頗通賂遺及韋保衡尚公主素惡巖為人保衡作相罷巖知政事以檢校

左僕射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未幾改荆南節度詔令六月
下峽赴鎮尋復罷之嶽歷兩郡刺史入為給事中子德延

夏侯孜字好學本醜人父審封孜寶曆二年登進士第釋褐諸侯府
累遷婺絳二郡刺史入為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
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遷
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克諸道監鐵轉運
等使懿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累加左僕射門下侍郎
封譙郡侯與路巖楊收同輔政咸通八年罷相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兼成都尹充劔南西川節度使屬南蠻入寇蜀中飢饉軍儲不備蠻
陷嵩州蜀川大擾尋移孜為河中尹檢校司徒河中晉絳節度使九
年罷勛據徐州南蠻深入天子懲孜治蜀無政詔曰河中晉絳礮隄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
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夏侯孜早以文詞遂登科第累更清貫
亦有能名東陽推撫俗之能故絳著臨人之稱其後用司風憲寵領

藩條皆以公才不辜時選洎掌于經費備歷重難居然要會之權頗
得均平之道錄其績効擢處鈞衡造膝之時亦聞其筭畫沃心之際
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藉其才術再靜蠻陬翻致帑
廩空虛軍資窘竭寃沓闔境寇逼連薨雖易帥已來頻移星館而無
備之後歲有干戈昨者徼障初安瘡痍復疊敷尋事實果驗根由既
乖經濟之源益昧君臣之義出於物論非獨予懷是議難處近藩爰
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潭澤皆登進士第潭累官
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子坦

劉瞻字幾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太中初進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學
宏詞科歷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瑒作相以宗人遇
之薦爲翰林學士轉員外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出爲
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以
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
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監官韓宗召康仲殷等用藥

無効收之下獄兩家宗族枝蔓盡捕三百餘人狴牢皆滿瞻召諫官
令上疏無敢極言瞻自上疏曰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
今古攸同喬松薜花稟氣各異至如錢鏗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
子早亡不爲不賢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
昌公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鑿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過鍾宸愛痛
切追思爰責鑿工令從嚴憲然韓宗召等因緣藝術備荷寵榮想於
詠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如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難移
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差悞之愆死未塞責自陛下雷霆
一怒朝野震驚囚九族於狴牢因兩人之藥悞老幼械繫三百餘人
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祿不霑進藥之時又不同議此乃禍從天降
罪匪已爲物議沸騰道路嗟嘆陛下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
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
明之謗且殉宮女而違道囚平人而結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
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

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切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寮同深懇激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再貶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爲太子賓客分司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鄭畋右諫議大夫高相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營兵部員外張顏刑部員外崔彥融御史中丞孫瑄等皆坐瞻親善貶逐京兆尹溫璋仰藥而卒

劉瑒者彭城人祖璠父燭瑒開成初進士擢第會昌末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郎瑒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

賢殿大學士罷相又歷方鎮卒第頊亦登進士第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科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爲侍御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入內署爲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爲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確精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爲威衛將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負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爲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絙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

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可及嘗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乃金翠也人無敢非之者唯確與中尉西門季玄屢論之帝猶顧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彥昭奏逐之死於嶺表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罷相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以出師扞龐勛功就加太子太師弟汾亦進士登第累官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任人士榮之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多之稱爲曹畢

畢誠者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也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構弟栩鄆王府司馬生凌凌爲汾州長史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誠少孤貧燃薪讀書刻苦自勵旣立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慤好古文遊不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尚書杜琮鎮許昌辟爲從事琮領度支誠爲巡官琮鎮揚州又從之琮入相誠爲監察轉侍御史武宗朝宰

相李德裕專政出琮爲東蜀節度琮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誠無所顧慮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爲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被譴者皆徵還誠入爲戶部員外郎分司東都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唯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蕃年召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自大中末党項羗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羗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忻然從命即用誠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諭叛徒諸羗率化又以邊境禦戎以兵多積穀爲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移鎮澤路充昭義節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爲亂誠明賞罰謹斥候蕃年諸部革心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其年入爲戶部尚書領度

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辭位詔守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鎮時年六十二誠謹重長於文學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辭而免君子美之子紹顏知顏登進士第累歷顯官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人也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祖佐位終大理正佐生二子元穎元絳元穎穆宗朝宰相絳位終太子賓客絳生二子審權蔚並登進士第審權釋褐江西觀察判官又以書判拔萃拜右拾遺轉左補闕大中初遷司勳貞外郎轉郎中知雜又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其年冬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戶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懿宗即位召拜吏部尚書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罷相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杭常等州觀察使時徐

州戎將龐勛自桂州擅還據徐泗大擾淮南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荆南節度使崔鉉奉詔出師掎角討賊而浙西饋運不絕繼破徐戎賊平召拜尚書左僕射十一年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真白璧冲粹孕靈嶽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踐歷華貫餘二十年鑒裁名流凡幾百輩清切之任無不試重難之務無不經靜而立名嚴以肅物絕分毫徇己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懷貞方飾躬温茂繕性儉不偏下畏以居高語默適時喜愠莫見頃罷機務鎮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倖起累發猛士控彼賊鋒蘆備糗糧助茲軍食深惟將相之大體頗覩文武之全才王導以蕭灑之名不忘戎事謝安以恬澹之德亦在兵間及駟馬來朝擢居端揆巖重自處恬曠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蹤尚爾郇瑕之舊地徃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爲吾腹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極一時之盛禮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晉絳節度觀察

等使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為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贈太師謚曰德三子讓能彥林弘徽讓能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宰相王鐸鎮汴奏為推官入為長安尉集賢校理丁母憂以孝聞服闋淮南節度使劉鄩辟掌記室得殿中賜緋入為監察牛蔚鎮興元奏為節度判官入為右補闕歷侍御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外郎蕭邁領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黃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尋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累遷戶部侍郎從駕還京加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尚書學士承旨沙陀逼京師僖宗蒼黃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束首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近臣唯讓能獨從翌日孔緯等六七人至邠師攻關帝幸梁漢棧道為石

協所毀岢嶇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謂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
險難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家世
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恥也獲
扞牧圉臣之幸也至襄中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時朱玫立襄王稱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貢賦迨絕朝士纔十
數人行帑無寸金衛兵不宿飽帝垂泣側席無如之何讓能首陳大
計請以重臣使河中諭王重榮以大義果承詔請雪以圖討逆京師
平拜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倏然變起讓能單步入侍時
朝臣受僞署者衆法司請行極法以戒事君讓能固爭之獲全者十
七八昭宗纂嗣賜扶危啓運保乂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
射封晉國公增邑千戶仍賜鐵券誅秦宗權許蔡平定加司空門下
侍郎監修國史昭宗郊禮畢進位司徒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
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食邑一千戶明年冊拜太尉加食邑

一千戶自大順已來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恃功驕恣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之地亟請問罪詔未允而出師昭宗怒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徐彥若鎮鳳翔仍割果閬兩州隸武定軍茂貞怒上章論列語辭不遜又與讓能書曰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內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燮理之功宇宙將傾須假扶持之力即萬靈舒慘四海安危盡繫朝綱咸由廟筭既為重任方屬元臣況今國步猶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墟當時萬戶千門霜凝白骨大厦傾欹而未已沉痾綿息以無餘皆云非賢后無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明公捨筭入夢投竿為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閫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沉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臧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艱西道將圖割據吞併東川居巴寶為一窟豺狼在梁漢致十年荆棘果聞敗衄尋挫兇狂既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邠州見為隔絕綱運方舉問罪兵師忽聞朝廷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閬之

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勞。紊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亦包羞於馬牛。自謂竒謀信為獨見。伏慮是明公賞凶黨無君之輩。挫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姦邪。須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中書。剗割全通於內地。雖知深奧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群情頗是喧騰。衆口其悖戾如此。京師百姓聞茂貞聚兵甲。群情恟恟。數千人守闕門。候中尉西門重遂出擁馬論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請姑息鳳翔。與百姓為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於宰相也。昭宗怒。詔讓能。只在中書調發畫計。不歸第。月餘。宰相崔昭緯陰結郃岐為城社。凡讓能出一言。即日達於茂貞。行瑜。茂貞令健兒數百人雜市人於街。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輿。訴曰岐帥無罪。宰相公不加討伐。致都邑不寧。二相輿中喻之曰。大政聖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預市豪。褰簾熟視。又不之識。因投瓦石擊二相之輿。崔鄭下輿散走。匿身獲免。是日喪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誅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堅。京師之人相與藏窟。嚴刑不能已。讓能奏曰陛下

初臨大寶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邇在國門不宜起怨臣料此時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詔令不出城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書不云平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觀凌弱卿為我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藩臣之倔强必欲強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共戚無宜避事讓能泣辭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國恩耳安敢愛身避事況陛下之心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誅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為招討使神策將李錡副之率禁軍三萬送彥若赴鎮崔昭緯密與邠鳳結託心害讓能言討伐非上意出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師敗于盤屋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涕下不能已曰與卿訣矣即日貶為雷州司戶茂貞在臨臯驛請誅讓能尋賜死時年五

十三駕自石門還京念讓能之寃追贈太師子光又曉以父枉橫不求聞達曉入梁位亦至宰輔彥林弘徽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彥林光化中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爲御史中丞弘徽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絕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爲從事管記室母亡哀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爲浙西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爲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主公入相薦用登朝中復從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莫無其比因賦詩

錢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楊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朝廷用兵誅劉稹澤潞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復奏曰劉從諫苞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語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稹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固宜誠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翼虺毒不施梟音全革而乃激厲兇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群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

親第也有罪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凡第之罪況裴問之功
効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
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準法從之三復
未幾病卒鄴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
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章客遊江浙每有制作者皆稱誦高
元裕廉察陝虢繹團練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璩居
要職以故人子薦為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尚書郎中知制誥正
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朝以
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
鄴奏論之曰故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
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訐謨有功德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衮險夷
不易勁正無群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于
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寞其子燁坐貶象州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
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儻德裕

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彘戟之門遠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沒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弘錄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鄴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累加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僖宗即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敘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為之惻然黃巢渡淮南而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為賊所得迫以僞命稱病不應俱為賊所害豆盧瑑者河東人祖愿父籍皆以進士擢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進士科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

唐書列傳卷一百二十七
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累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性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荅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為盜所制乃匿於張直方之家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也弟瓚瓚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革中興位亦至宰輔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門族昌盛從題之後寔富名流而彥曾屬徐亂之秋胤接李亡之數計則繆矣天可逃乎楊劉曹畢諸族門非世胄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敗名行已飭躬此為深誠杜氏三世相輔太尉陷於橫流臨難忘身可為流涕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改節楊子敗名膏梁移性信而有徵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趙隱

隱弟隲光裔

隱子光逢光胤

張易子文蔚

濟美

李蔚

蔚子渥洵澤

崔彥昭

鄭畋

畋子凝績

盧薦附

王徽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
蒼卒變起羽衛不集數日間賊來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
獻家財以助軍賞天子嘉之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為推官累遷殿中
侍御史貞元初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
軍府之政委於植大將宋朝晏構三軍為亂中夜火發植與監軍列
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帝優詔嘉之入為衛尉少卿
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
節度觀察等使卒於鎮子存約滂存約大和三年為興元從事是時

軍亂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突入府廨公宜避之絳曰吾為帥臣去之安往麾存約令遁存約曰荷公厚德獲奉賓階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隱以父罹非禍泣守松楸十餘年杜門讀書不應辟命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進方應弓招累為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遷郡守尚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戶兵二侍郎領贖鐵轉運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伯戶隱性仁孝與弟隲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次不干親戚既居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歲時伏臘公卿大臣盈門通訊而大臣及母之榮無如其比乾符中罷相檢校兵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入為太常卿轉吏部尚書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卒于光逢光裔光胤弟隲亦以進士登第大中末與兄隱並踐省閣咸通初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侍郎御史中

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子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
第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為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
歷禮部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
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
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
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劉季述廢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黃門爭權衣冠
道喪光逢移疾退居洛陽閉閤却掃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為吏部侍郎
復為左丞歷太常卿鼎沒於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

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
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弟兄對掌內外制命時人榮之季述廢
立之後光胤歸洛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
使因家嶺外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
梁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

張楊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累歷郡守楊

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
守待之不厚謁以琮衣冠子異禮遇之琮將別謂謁曰吾餉逆旅翁
五十千郡將之惠不登其數如何謁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匹
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卹也謁累辟太原掌書記大中
朝琮為翰林學士俄登宰輔判度支琮召謁為司勳員外郎判度支
尋用為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
咸通末琮為韋保衡所構譴逐謁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謁
量移入朝為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為華州刺
史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
于鎮時年六十四子文蔚濟美貽憲

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朝為尚書郎乾寧中
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紫崔胤擅朝政與蔚同年進
士尤相善用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入梁卒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貽憲覆試

落籍為戶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為陝虢觀察使父景素大和中進士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殿中監大中七年以負外郎知臺雜尋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部侍郎轉尚書右丞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為贊唄以梅檀為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徹逢入飯萬僧蔚上疏諫曰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自纘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臣畧採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夫寶鉸殫于綴飾瓊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時用之無度臣每思惟實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益勤

王之師况近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失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財
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
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
羅什多藝不救於姚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
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
為金仙王真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
荒于壠麥爛于場入秋已來元旱為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
黃下人咨嗟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沙
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
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
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扞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
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陛下
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此切當之
言三也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常體道以濟

物不利已而害人每去已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真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縑沚妙崇佛事其為樂善實邁前蹤但細詳時代之安危眇鑒昔賢之敷奏則思過半矣道遠乎哉臣過忝渥恩言虧臣諫但舉從繩之義少裨負辰之明營繕之間稍宜停減優詔嘉之尋拜京兆尹太常卿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同輔政罷相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

度使入為吏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四年復為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六年河南軍亂殺崔季康詔以邠寧李侁鎮太原軍情不伏以蔚嘗為太原從事軍民懷之八月以蔚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鎮下車三日暴病卒弟綰從兄繪累官至刺史蔚三子渥洵澤渥咸通末進士及第釋褐太原從事累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士洵至福建觀察使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彥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彥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益有聲動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

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寇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柔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開張用經緯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鈴之術自臨并部殷若長城但先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百姓歷懇同詞備述政能唯恐罷去顧茲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僖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時趙隱高瓌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長於治財賦十五年三月召為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秉政頗革前弊而彥昭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誡曰彥昭歷試有勞僉諧無媿涉於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屏絕於多岐請託銷摧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涓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

所供克辦於今歲頗符神化真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勲
於黃閣俾正位於紫垣敬服誠詞永堅茂業嗚呼秉鈞之道何所難
哉覆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買
暫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貴及人唯爭自我初誠潤
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辜唯
爾選自朕心採於人望宣詔旣畢閑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謝獨
推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自臻實榮親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
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叙往可嗤獎善須明懲姦須
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己者雖易勿為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
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
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臯夔可中書
侍郎依前判度支事彥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
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累遷門下
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

事三加兼官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罷相歷方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謙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不調會昌初始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雜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鎮渚宮授亞正議大夫出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經畧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寃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循州刺史卒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度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借於士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為從事入朝為虞部員外郎

右丞鄭薰令狐之黨也。撫眈舊事覆奏不放入。省眈復出為從事。五年入為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為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眈以久罹擯。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沉風水。久換星霜。猷外府之罇罍。渴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聖君。無以發揚幽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閣內。對敷去冬蒙擢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藿幸依於白日。捨益終覩於青天。昨以京縣浩穰。苦心為政。疲羸粗息。強禦無蹤。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化。陛下過垂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苑。遽改郎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歿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輔。絀已三年。臣則外困賓筵。內甘散秩。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屯奇。實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俄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師討徐方。禁

庭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戶部侍郎龐勛平以本官充承旨畋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既冠禁庭當為宰輔因謝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為盛美更異尋常豈謂凡流繼茲芳躅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為介胄用忠信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況沉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其年八月劉瞻以諫囚鑿工宗族罷相出為荆南節度使畋草制過為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畋頃以行跡玷穢為時棄捐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為美詞逞譎詭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內徒知報瞻效唾之惠誰思箴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偽而堅果明同惡相

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
僖宗即位召還授右散騎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
尋降制曰頃者時鬱正途權歸邪幸爾畋執心無惑秉節被讒徵復
駕行愈洽人望旣負彌綸之業宜居輔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
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
集賢殿大學士五年黃巢起曹鄴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
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瑋求鄆州
節鉞瑋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寮議初黃
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
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瑋之奏朝臣議之有請
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群議欲以南海節制摩之攜以始用高駢欲立
奇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
萑爾織寇不足平矜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
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燕苻食殆半國家久不用

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群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今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勅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瑒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尋出為鳳翔右節度使是冬賊陷京師僖宗出幸畋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泣曰將相悞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

葛畋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報梗澁臨機不能遠稟聖旨願聽臣便宜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畋還鎮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如臨大敵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欲攻鳳翔畋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畋以銳卒數千陳于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之測衆寡始欲列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日旣晡矣岐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委兵仗自潰斬馘萬計得其鎧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予知畋不盡儒者之勇甚慰予懷即授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內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汙京師後衆無所歸畋承制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期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隴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享有數不忝相
公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兇
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即知妖孽之生古
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闢三
王之垂統綿區欽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
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
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璫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
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
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熱耨不勸力於田疇媮食靡衣務偷生於
剽奪結連兇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
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
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已用百姓以為心假以節旄
委之藩鎮異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
掠我征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

芥謂大寶易取如奕碁而乃竊據宮闈偽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
狗尾以命官鷲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
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比磔
壑以難盈類烏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
狴牢之內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豈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
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
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群雕虎嘯以風
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閔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
於關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
大集閔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党項以久被
皇化深憤國讎願以沙漠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
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爭先
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耻矧茲殘孽不足殄除况諸道世受國
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畧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構氛變輿避狄

莫不指銅駝而背裂望王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
速殄寇讎永圖社稷之勲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時駕
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為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聳動各治勤
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扼賊之衝褻
蜀危矣尋進位檢校司空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禦賊衝且須驍
將鎮守表薦大將李昌言詔可之詔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
王鐸代畋將兵收復畋尋以僕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
機務二年冬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給事中疑績為龍州刺
史詔侍畋就郡養疾薨於郡舍時年五十九光啓末李茂貞授鳳翔
節度使畋會兵時茂貞為博野軍小校在奉天畋盡召其軍至歧下
以茂貞勤於軍旅甚竒之委以遊邏之任至是茂貞思畋獎待之恩
上表論之曰臣伏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瑞應星精祥間
月角建洪鑪於聖代成庶績於明時鳳毛方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
右輔旋以群鷗嘯聚萬蜩鋒攢蒼黃而玉輅省方次第而金門徹鑰九

州相望初猶豫以從風百碎無歸半狐疑而委質而畋衝冠怒髮投
袂治兵羅劍戟於罇前練貔貅於闕外坎牲誓衆鼙鼓出師馳羽檄
於四方暢皇威於萬里身為地軸決橫流而盡入東溟手正天關掃
妖星而重尊北極及至囊沙滅竈伐鼓揚旌四兇方侈於獸心一陣
盡塗於龍尾大振建瓴之捷只於反掌之間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
隕竹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煥於易名臣始是從戎爰承指顧稟三
令五申之戒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獲居重鎮尋武侯之
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蹤涕零何極伏興特加贈謚以慰泉扃
昭宗嘉之詔贈司徒謚曰文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
如王尤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為員外郎為鄭薰不放省上
畋不以為憾及畋作相薰子為郎畋特獎拔為給事中列曹侍郎其
以德報怨多此類也疑績景福中歷刑部戶部侍郎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曆初登進士第應諸府辟召位終
郡守携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為

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員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五年黃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宥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擣舉宋威齊克讓曾宏等有將畧用為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統擣深不悅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擣以王鐸為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為太子賓客分司六年高駢大將張麟頻破賊擣素待高駢厚常舉可為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召擣輔政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由是自潼關已東汝陝許鄧汴滑青兗皆易帥王鐸鄭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擣內倚田令孜外以高駢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時擣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決於親吏

溫季脩貨賄公行及賊擾淮南張麟被殺而許州逐帥殷水丘漬朝廷震懼皆歸罪於馮及賊陷潼關罷馮相為太子賓客是夜仰藥而死子晏天祐初為河南縣尉為柳璨所殺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魏魏為秦滅始皇徙關東豪族實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遂為王氏後周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鳳岐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明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超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科者一十八人登臺省歷牧守賓佐者三十餘人擇從大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再遷京兆士曹叅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進士第位終連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緱氏令徽大中十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戶部侍郎沈詢判度支辟為巡官宰相徐商領鹽鐵

又奏為叅佐時懿宗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聞
徽性冲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踰四十見宰相劉球
哀祈具陳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塵汚禁巒瑒於上前言之方
免從令狐絢歷宣武淮南兩鎮堂書記得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前
後上疏論事二十三人難言者必犯顏爭之人士翕然稱重會徐商
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曰
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
中侍御史賜緋荆南節度判官高湜時持憲綱奏為侍御史知雜兼
職方員外郎轉考功員外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為姦多有措
改徽白僕射請以墨書遂絕姦吏之弊宰相蕭倣以徽明於吏術尤
重之乾封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倣用徽為翰林學士
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延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戶部侍
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承旨如故廣明元年十二
月三日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徽

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相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墜於崖谷為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偽命徽示以足折口瘡雖白刃環之終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鑿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徽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將赴行在尋詔徽以本官充東面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徽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落令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決戰累捷收復京師以功加尚書右僕射光啓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方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臣聞量才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運備歷華資止

仗竭誠幸無躁迹六年內置雖叨侍從之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況重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豈合憚勞更陳衷款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一專據三州轉成積疊招其外則路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旣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則寢與百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全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免微臣負懷寵之譏使上黨破必爭之勢觸藩知難庶無愧於前言報國圖功豈無伸於此日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時京師收復之後宮寺焚燒園陵毀廢故車駕久而未還乃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徽方治財賦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太半沫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數年之間版戶稍葺東內齋閣繕完有序徽拜表請車駕還京曰昨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時鎮福地而獨存王氣龍盤齎祥煙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遙今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

卑宮之儉更疑馭道之尊且肅宗纔見捷書便離歧下德宗雖當盛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存昌期難緩願迴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叨膺重寄閉閣深念拜章累陳審時事之安危繫廟謀之得失臣雖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効終負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茲淹駐轉失機宜實希永挂宸聰亟還清蹕帝深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中外權臣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誦相繼徽不避權豪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強乃以其黨薛杞為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喪徽執奏不令入府權臣愈怒奏罷徽使務以本官徵赴行在尋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宮復授太子少師疾未任朝謁宰相以徽怨望奏貶集州刺史徽乃輿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寶雞而軍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徽無罪召拜吏部尚書封瑯琊郡侯食邑千戶徽將赴行在而襄王僭偽郿岐兵士追逼乘輿天子幸漢中徽不能進李煜偽

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闕徽託以風疾不能步履煇將僭號逼内外臣
寮署誓狀徽稱臂緩不能秉筆竟不署名朱玫既誅天子自襄中還
至鳳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車駕還宮徽上章以足膝風痺不任朝拜
乞除散秩復授太子少師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王徽神氣
尚強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為姦蠹有
重疊補擬者徽從初注授便置手曆一一檢視人無擁滯内外稱之
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右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謚曰貞
子三人椿樗松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決斷在於臨機出奇無
窮聲實懸於中的昔晉國之平孫皓賈公問堅沮渡江吳人欲拒曹
瞞張輔吳終慙失策彼之賢俊未免悔尤况盧子昇平代書生素迷
軍志只保高駢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苟藏以至力困黃巢毒流赤縣
絕吭仰藥何所補焉台文氣激壯圖志攄宿憤慷慨誓衆叱咤臨戎
竟扼賊喉以康天步謂之不武斯焉取斯崔趙以昂職奉親天倫並

達積慶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盜泉脫身虎口功名不墜君子多之
贊曰武以伸威謀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衽席高駢玩寇盧攜保姦
聖斷一悞崎嶇劍山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